Sortie corrigée de ChatGPT 4o, 26 déc. 23h :

《活埋复生》（第二次讲述版本）（翻译自法文原文，参考英文版本，并结合版本三中的要素）

《活埋复生》（第二次讲述版本）（翻译自法文原文，参考英文版本，并结合版本三中的要素）

《活埋复生》（第二次讲述版本）（翻译自法文原文，参考英文版本，并结合版本三中的要素）

很久以前，在摩梭人的村落中，有一家人给家里的年轻女儿二车独玛安排了婚事。她被嫁到了一户富裕的人家，婚礼隆重热闹，但婚后生活却并不如她所愿。

婚礼结束后，家中的其他人每天忙着下地干活，只有二车独玛被留在家中，负责准备饭菜。一天，家里的人都去田里了，留她一个人在家。她在院子里转了转，看见鸡窝里有几个新鲜的鸡蛋，便心生贪念。

“就吃一个吧，没人会发现的。”她自言自语。于是，她取了一个鸡蛋，小心翼翼地把它煮熟，准备独自享用。但就在她快要动筷子时，意外发生了。

家里的一位长辈女性（摩梭人称为“母亲”）突然提前回来了，刚好撞见二车独玛正在拿鸡蛋。那位母亲叫道：“二车独玛！你在做什么？”

听到喊声，二车独玛惊慌失措，她想赶快把鸡蛋吞下去，不料鸡蛋卡在了喉咙里。她捂住喉咙，脸色变得煞白，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那位母亲见状，急忙走近查看。她发现二车独玛的喉咙里似乎卡着什么，怎么叫她都没有反应。母亲吓坏了，以为她已经死了。

当其他家人和村民们得知消息后，全都赶来帮忙。他们按照摩梭人的传统，为她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摩梭人下葬时会用一个破旧的背篓和一口大锅盖住尸体，象征着生命的结束和新生的等待。二车独玛的身体就这样被安置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

然而，这个故事的转折点来了。村里有一个名叫诺布次尔（Nobbu Ci'er）的年轻男子，他正是二车独玛的前恋人。婚前，他们曾深深相爱，但由于家族的安排，二车独玛不得不嫁给别人。

诺布次尔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心里始终觉得不对劲。他回忆起之前曾在远处看到二车独玛煮鸡蛋的情景，猜测她可能并没有真正死去。于是，在一个深夜，他鼓起勇气来到埋葬二车独玛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地挖开土，把覆盖在她身上的背篓和大锅移开。当他触碰她的手时，发现手腕上戴着精美的金镯和玉镯。他轻轻地取下其中一个镯子，却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咕噜！”声。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但他并没有停下。他继续动作，试图解开另一个镯子。就在此时，二车独玛猛然发出一声“咳咳！”的声音，紧接着，她把卡在喉咙里的鸡蛋吐了出来。

二车独玛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到诺布次尔正紧张地看着她。她虚弱地说道：“诺布次尔，是你救了我吗？”诺布次尔点点头，激动地说道：“是的！你没事了！”

他为她披上外衣，把她扶起来。二车独玛感激地看着他，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真的没命了。”

他们两人决定连夜离开这里，先回到二车独玛的娘家再做打算。

### 在娘家

二车独玛和诺布次尔深夜赶到了她的娘家。她母亲开门时，看到女儿站在门口，几乎吓得跌倒：“我的天！你不是已经……怎么会……”

“母亲，我没死！”二车独玛急忙解释，“是诺布次尔救了我，他发现我只是被鸡蛋噎住了，现在我已经好了。”

她母亲缓过神来，看着诺布次尔，又看看自己的女儿，既惊讶又欣慰。她说道：“快进来！这么晚了，可别让村里人看到。”

他们进了屋，二车独玛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她的母亲听后，长叹一口气，说：“孩子，你回来是好事，但这件事会引来很多麻烦。村里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你现在回来，会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诺布次尔点头表示理解，他说道：“伯母，您放心，我们会小心处理，不让村里人知道她回来了。”

二车独玛的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先让二车独玛在屋里躲几天，我会找机会和她婆家商量。毕竟，她现在是他们家的人。”

二车独玛在娘家躲了三天，这期间，她的母亲不断思考如何向婆家解释，同时尽量避免事情扩散到村里。

### 与婆家的交涉

第四天，二车独玛的母亲决定亲自去她的婆家说明情况。她带了一些礼物，来到婆婆家门口，深深鞠了一躬，说：“亲家，有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您……”

// OU :

几天后，二车独玛的母亲来到她婆家拜访。一进门，她对婆婆说道：“亲家，关于二车独玛的事情，我有重要的话要说。”

婆婆疑惑地问：“有什么事？她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二车独玛的母亲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需要向您坦白真相。其实，二车独玛并没有死。当时她是被鸡蛋噎住了，但后来得到了诺布次尔的帮助，已经恢复了过来。”

听到这番话，婆婆既惊讶又气愤：“这怎么可能？整个村子都知道我们给她办了丧事，现在你却说她活着？”

二车独玛的母亲耐心解释：“我知道这件事非常难以接受，但请听我说完。我们摩梭人有一个习俗，认为七天内复生的人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请求您暂时不要公开她复活的事情。”

婆婆沉思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吧，为了两家的颜面，我们暂且按照你的说法处理。但她既然是我们家的人，就必须回到我们家来。”

### 二车独玛的回归

二车独玛回到了婆家，但她感到十分羞愧，不敢直视婆婆的眼睛。婆婆虽然接纳了她，但对她的行为仍有诸多不满。婆婆对她说：“你是我们家的一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但你以后一定要克制自己的行为，不要再做出让人误解的事情。”

村里的人渐渐知道了二车独玛“复活”的消息，议论纷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情被慢慢淡忘。

### 故事的教训

从那以后，这个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摩梭人教育子女的重要素材。人们常说：“不要贪吃，也不要偷偷摸摸地吃东西，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

xxxxxxxx---------------------------------

很久以前，在摩梭人的村落中，有一家人给家里的年轻女儿二车独玛（Erchei Ddeema）安排了婚事。她被嫁到了一户富裕的人家，婚礼隆重热闹，但婚后生活却并不如她所愿。

婚礼结束后，家中的其他人每天忙着下地干活，只有二车独玛被留在家中，负责准备饭菜。一天，家里的人都去田里了，留她一个人在家。她在院子里转了转，忽然看见鸡窝里有几个新鲜的鸡蛋，便心生贪念。

“就吃一个吧，没人会发现的。”她自言自语。于是，她取了一个鸡蛋，小心翼翼地把它煮熟，准备独自享用。但就在她快要动筷子时，意外发生了。

家里的一位长辈女性（摩梭人称为“母亲”）突然提前回来了，刚好撞见二车独玛正在拿鸡蛋。那位母亲叫道：“二车独玛！你在做什么？”

听到喊声，二车独玛惊慌失措，她想赶快把鸡蛋吞下去，不料鸡蛋卡在了喉咙里。她捂住喉咙，脸色变得煞白，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那位母亲见状，急忙走近查看。她发现二车独玛的喉咙里似乎卡着什么，怎么叫她都没有反应。母亲吓坏了，以为她已经死了。

当其他家人和村民们得知消息后，全都赶来帮忙。他们按照摩梭人的传统，为她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摩梭人下葬时会用一个破旧的背篓和一口大锅盖住尸体，象征着生命的结束和新生的等待。二车独玛的身体就这样被安置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

然而，这个故事的转折点来了。村里有一个名叫诺布次尔（Nobbu Ci'er）的年轻男子，他正是二车独玛的前恋人。婚前，他们曾深深相爱，但由于家族的安排，二车独玛不得不嫁给别人。

诺布次尔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心里始终觉得不对劲。他回忆起之前曾在远处看到二车独玛煮鸡蛋的情景，猜测她可能并没有真正死去。于是，在一个深夜，他鼓起勇气来到埋葬二车独玛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地挖开土，把覆盖在她身上的背篓和大锅移开。当他触碰她的手时，发现手腕上戴着精美的金镯和玉镯。他轻轻地取下其中一个镯子，却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咕噜！”声。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但他并没有停下。他继续动作，试图解开另一个镯子。就在此时，二车独玛猛然发出一声“咳咳！”的声音，紧接着，她把卡在喉咙里的鸡蛋吐了出来。

二车独玛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到诺布次尔正紧张地看着她。她虚弱地说道：“诺布次尔，是你救了我吗？”诺布次尔点点头，激动地说道：“是的！你没事了！”

他为她披上外衣，把她扶起来。二车独玛感激地看着他，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真的没命了。”

他们两人决定连夜离开这里，先回到二车独玛的娘家再做打算……

--------------------------------------------------

……但请你不要再对她有任何感情了！”

于是，这位年轻女子回到了婆家，她敲着门：“母亲！请开门！是我！”而婆婆却答道：“你已经死了，别再回来！不，不行！”年轻女子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年轻男子，他陪着她，决心把事情说明白。他说：“母亲！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您！”（注意：年轻男子以“母亲”称呼女子的婆婆，这是一种对长辈女性的普遍称呼。）

婆婆问：“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解释道：“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爱您的儿媳，一直在观察她。那天，家里其他人都去地里干活了，我也就去看她了。我看见她煮鸡蛋准备吃，她被吓到后吞下了鸡蛋，结果卡住了喉咙。后来大家回来时，她已经不能说话，看起来像是死了一样。于是，大家就认为她死了。”

婆婆听完，惊讶地问：“那后来你做了什么？”

年轻男子继续说道：“您们安排了葬礼，叫来了全村的人，还请来了僧人，然后把她埋了起来。到了半夜，我又回到了埋葬她的地方。我把盖在她身上的背篓和大锅移开，然后尝试取下她的镯子。当时，她突然发出了声响，最后她把卡住的鸡蛋吐了出来，苏醒了过来！”

婆婆愣了一会儿，说：“那她现在在哪里？”

年轻男子回答：“她在外面！她因为害怕而不敢回来！”

这时，婆婆终于相信了年轻男子的话，并表示理解。她对他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她现在是我的家人了。如果她活着，那她就继续是我的家人；如果她死了，她也是我的家人。”

于是，婆婆开门接纳了年轻女子，并安慰她：“别害怕，回来吧！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会一起面对。”

年轻女子重新回到了婆家。虽然她感到羞愧，但家人们不断地安慰她，并告诉她：“不必在意别人的闲话，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从此，这位年轻女子重新融入了家庭的生活，她和丈夫一同经营家业，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

故事的结尾，人们常用这件事情来告诫后人：“不要贪吃，也不要偷偷摸摸地吃东西！自控是为人之本。”

--------------

2e partie :

二车独玛和诺布次尔逃到了她的娘家，然而他们的到来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家人看到她活着回来，既震惊又疑惑。

她的母亲首先说道：“你怎么会回来？难道你已经变成了鬼魂？”二车独玛连忙解释：“不是的，母亲！我没有死，只是当时被鸡蛋噎住了，是诺布次尔救了我！”

诺布次尔也开口：“是的，我看到她在埋葬前还活着，所以就设法让她复活了。”

然而，二车独玛的母亲非常担忧，她低声说道：“可村里的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如果他们看到你回来，会引发更多的流言蜚语！”

尽管如此，家人还是决定暂时收留她，但叮嘱她不能随便出现在村人面前。与此同时，母亲开始思考如何与二车独玛的婆家交涉。

Sortie 1 de ChatGPT 4o, 26 déc. 2024 :

《活埋复生》（第二次讲述版本）（翻译自法文原文，参考英文版本）

我们纳人常说，做人不能太贪心，不能过于贪婪。这个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呢？源于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从前，有一家人，这家人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年轻女子，被嫁到别人家成婚。婚礼结束后，家里的其他人照常去田里干活了，只有这个新媳妇留在家中，负责准备饭菜。

家里人都走了以后，新媳妇去鸡窝里取了几个蛋，把它们煮了起来。就在她准备吃蛋的时候，家里的一位“母亲”（指婆婆那一辈的女性）突然回来了，正好撞见了这一幕。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二车独玛”（Erchei Ddeema）。那位母亲叫了她：“二车独玛！二车独玛！”据说，年轻女子没有回应。母亲心想：“二车独玛今天跑哪里去了？哎呀，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怎么就不见人影了！”于是，她便去屋里查看。

她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年轻女子急匆匆地吃完鸡蛋，但有一个蛋卡在了喉咙里！母亲看见她喉咙深处有蛋壳，就明白她是被鸡蛋噎住了。母亲对她说：“哎呀，二车独玛！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可不行啊！做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馋嘴！如果你想吃什么，直接跟我们说嘛！家里有的是东西给你吃，怎么能偷偷摸摸地吃鸡蛋呢？”但年轻女子一声不吭。这家人以为她已经窒息而死。

于是，他们把村里的人都叫来，大家聚在一起，准备给这位年轻的新娘办丧事。

可是，传说中有人目睹了她偷偷煮蛋的情景。这家人很富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从别的家庭娶了这个新娘。婚礼时，她戴上了玉镯和金戒。就是这样，她被埋了。婆婆不停地哭泣：“哎呀！你刚来我们家，怎么就这样了呢？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让你不得不这样偷偷摸摸？”她哭了又哭……最后，到了下葬的时候。

在我们纳人中，过去的习俗是先把尸体埋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挖出来火化。据说，目睹她噎住情景的人心里偷偷笑了：“嘿！她就是被鸡蛋噎住了，这就跟传说故事里的一样！她其实并没有死！”等到这家人都睡着了，这个人偷偷地去了她被埋的地方。过去，我们纳人埋葬死人和汉族不一样！我们会在挖的坑底铺上一口大锅（形状像圆底的锅）。锅上再盖上一个破背篓。纳语里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尸体要用破背篓来盖！”过去，人们就是这样做的。

那个人把年轻女子的膝盖蜷到胸前，开始取下她手上的镯子。他用力地扯，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女子发出了一声“咕噜！”的声音。这把他吓了一跳，但他又回去继续扯。这次，女子又发出“咕噜！”一声，随即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蛋！他正准备逃走，但年轻女子开口说：“别跑！我刚刚噎住了，你刚才那么用力地压住我，这才让我把蛋吐出来了！”

这两个人——这个年轻女子和年轻男子——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以前是彼此相爱的。这名女子本想嫁到这个年轻男子家，但她的家人不同意，硬是把她嫁给了另一家。这名男子知道她嫁到了哪一家，于是偷偷过来观察她，时不时躲在暗处看着她干什么，就这样，他看到了她煮蛋的情景。

女子恢复之后，他们一起逃回了她娘家。

当家里人看到她和年轻男子一起回来后，他们对她说：“这可不行！你必须诚实地告诉婆家你做了什么，把事情说清楚！你们两个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你们不能分开，就干脆消失，不要再回来！”这是家里人对她说的。而她的母亲则说：“这真是场灾难！你竟然成了个‘复生的人’！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如果你喉咙里卡了食物，那是因为你偷吃了！按照传统，偷吃的食物会噎住你！赶紧去跟婆家说明白！然后我们两家再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难堪的事情！”

年轻女子的母亲跪求年轻男子：“求求你放过她吧！她已经结婚了，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不管是生是死，她都属于他们家了！你让她复活了，非常感谢你！但请你不要再对她有任何感情了！”

于是，这位年轻女子回到了婆家，她敲着门：“母亲！请开门！是我！”而婆婆却答道：“你已经死了，别再回来！不，不行！”年轻女子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年轻男子，他陪着她，决心把事情说明白。他说：“母亲！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您！”（注意：年轻男子以“母亲”称呼女子的婆婆，这是一种对长辈女性的普遍称呼。）

婆婆问：“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解释道：“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爱您的儿媳，一直在观察她。那天，家里其他人都去地里干活了，我也就去看她了。我看见她煮鸡蛋准备吃，她被吓到后吞下了鸡蛋，结果卡住了喉咙。后来大家回来时，她已经不能说话，看起来像是死了一样。于是，大家就认为她死了。”

婆婆听完，惊讶地问：“那后来你做了什么？”

年轻男子继续说道：“您们安排了葬礼，叫来了全村的人，还请来了僧人，然后把她埋了起来。到了半夜，我又回到了埋葬她的地方。我把盖在她身上的背篓和大锅移开，然后尝试取下她的镯子。当时，她突然发出了声响，最后她把卡住的鸡蛋吐了出来，苏醒了过来！”

婆婆愣了一会儿，说：“那她现在在哪里？”

年轻男子回答：“她在外面！她因为害怕而不敢回来！”

这时，婆婆终于相信了年轻男子的话，并表示理解。她对他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她现在是我的家人了。如果她活着，那她就继续是我的家人；如果她死了，她也是我的家人。”

于是，婆婆开门接纳了年轻女子，并安慰她：“别害怕，回来吧！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会一起面对。”

年轻女子重新回到了婆家。虽然她感到羞愧，但家人们不断地安慰她，并告诉她：“不必在意别人的闲话，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从此，这位年轻女子重新融入了家庭的生活，她和丈夫一同经营家业，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

故事的结尾，人们常用这件事情来告诫后人：“不要贪吃，也不要偷偷摸摸地吃东西！自控是为人之本。”

1) The story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ench original to be used as a basis, and English version to use as an additional reference where useful

<TRANSL xml:lang="fr">« Enterrée vive » (2e version), traduction libre du récit entier

Nous autres les Na, on enseigne qu'il ne faut pas être trop gourmand, qu'il ne faut pas être trop avide. D'où est-ce que ça vient, tout ça? Eh bien, de l'histoire que je vais vous raconter.

Autrefois, dans une certaine famille, voici ce qui s'est passé. Une jeune femme avait été donnée en mariage. Une fois les cérémonies du mariage passées, tout le monde s'en est retourné travailler au champ, comme à l'ordinaire. La jeune épouse est restée seule à la maison, chargée des préparatifs des repas.

Quand tous les gens ont été partis, elle est allée prendre des œufs dans le pondoir, et elle se les est fait cuire. Or une des femmes de la maison (=une des ‘mères’: une des femmes de la génération de sa belle-mère) est revenue au moment précis où elle s'apprêtait à manger les œufs. Cette jeune femme, elle s'appelait Erchei Ddeema; la mère l'a appelée: « Erchei Ddeema! Erchei Ddeema!! » Mais on dit que la jeune fille n'a pas répondu. Alors, la mère s'est demandé: « Pourquoi donc est-ce que Erchei Ddeema a filé aujourd'hui? Houlà! Il va être l'heure de manger; et voilà qu'elle a disparu! » Alors elle est allée voir dans la maison.

Voilà ce qui s'est passé: la jeune femme avait mangé les œufs à toute allure, et un œuf s'était coincé dans sa gorge! La mère, voyant au fond de sa gorge des bouts de coquille d'œuf, a compris qu'elle s'était étouffée en mangeant des œufs. Elle lui a dit: « Houlà! Mais enfin, Erchei Ddeema, il ne fallait pas faire ça! Qu'est-ce qui t'a pris? Il faut apprendre à dominer sa gourmandise! Être gourmand comme ça, ça ne se fait pas! Si tu veux manger quelque chose, tu n’as qu’à nous le dire : nous, à la maison, on te laissera bien manger tout ce que tu veux! Alors pourquoi donc manger des œufs comme ça, à la dérobée? » Mais la jeune femme ne répondait rien. Les gens de cette famille, ils se sont dit qu'elle était morte étouffée.

Alors on a appelé les gens du village, on a fait venir tout le monde; et on s'est mis en devoir d'enterrer la jeune mariée!

Or il y avait quelqu'un qui l'observait pendant qu'elle se cuisait des œufs en cachette, à ce qu'on raconte… Cette famille-là était riche; c'est pour ça qu'ils avaient pris une épouse d'une autre famille. Quand elle avait rejoint la famille, lors du mariage, on lui avait mis des bracelets en jade et des anneaux en or. C'est ainsi parée qu'on l'avait enterrée. La belle-mère, elle pleurait sans cesse: « Hélas! Tu venais tout juste d'arriver chez moi, pourquoi donc as-tu agi ainsi? Qu'est-ce qu'on t'a donc fait pour que tu te sentes contrainte à dissimuler? » Elle a pleuré, pleuré, pleuré… et puis le moment est venu d'enterrer le corps.

Par chez nous, les Na, autrefois, on commençait par enterrer le corps pendant un certain temps, n'est-ce pas. Après, on le ressortait de terre, et on procédait à sa crémation. La personne qui l'avait vue s'étouffer en mangeant des œufs en cachette, elle riait intérieurement, à ce que dit l'histoire! Elle se disait: « Eeeh! Elle, elle s'est étouffée avec un œuf! C'est comme ce que racontent les histoires! Elle n'est pas vraiment morte! » Une fois que les gens de cette famille ont tous été endormis, la personne qui l'avait vue, elle est allée à l'endroit où on l'avait enterrée. Nous autres les Na, autrefois, on n'enterrait pas les gens comme les Chinois! On couvrait le fond du trou qu'on avait creusé avec une grande casserole [un grand wok, de forme évasée]. Quand on avait couvert le fond du trou avec une grande casserole, on le couvrait aussi d'une hotte dorsale. Cette hotte-là, c'était une hotte abîmée, hors d'usage; nous autres, en langue na, on a le dicton suivant: « il faut transporter le cadavre dans une hotte abîmée! » Autrefois, voilà ce qu'on disait! On prend cette hotte, et on la pose sur le corps du défunt; on prend la casserole, et on la pose sur le corps.

L'homme qui avait vu la femme manger des œufs à la dérobée, il lui a regroupé les genoux sur la poitrine, pour lui retirer ses bracelets. Il s'est arc-bouté contre ses genoux; et au moment où il lui a ainsi arraché ses bracelets, il y a eu un bruit guttural: « GGgggllloups! » Ca lui a fait peur; il s'est reculé, mais ensuite il est revenu à la charge: il a une nouvelle fois tiré sur ses bracelets pour les lui ôter. Alors, la jeune femme a à nouveau hoqueté: « GGgggllloups! » et elle a recraché l'œuf! Il s'apprêtait à s'enfuir de terreur, mais la jeune femme lui a dit: « Ne t'enfuie pas! Je m'étais étouffée; en m'arrachant mes bracelets, tu m'as appuyé là, comme ça, et ça m'a fait recracher l'œuf! »

Ces deux-là, le jeune homme et la jeune femme… De quoi il retourne au juste? Eh bien, autrefois, ils s'aimaient. Cette jeune fille, elle aurait eu envie de rejoindre la maison de ce jeune homme; de se marier avec lui! Mais les gens de sa famille ne voulaient pas, et ils l'avaient mariée dans une autre famille! Le jeune homme, il savait quelle famille elle avait rejoint; en cachette, il venait l'observer; il regardait ce qu'elle faisait, il l’épiait sans cesse. C'est ainsi qu'il l'avait vue se cuire des œufs en cachette. Quand elle a eu recraché l'œuf coincé dans sa gorge, qu'elle est revenue à elle, ils se sont enfuis vers la maison de sa mère (=vers sa famille d'origine).

Les gens de la famille, quand ils l'ont vue revenir accompagnée du jeune homme, ils lui ont dit: « Ca ne va pas! Il faut que tu dises honnêtement à ta belle-famille ce que tu as fait, que tu leur racontes! Vous deux, ça ne peut pas continuer comme ça! Si vous ne pouvez pas vous résoudre à vous séparer, disparaissez et ne revenez plus! » Voilà ce qu'ils ont dit, les gens de la famille. La mère, elle, a dit: « Quelle catastrophe! Te voilà devenue une revenante! Il ne faut surtout pas que ça se sache! Si tu t'es retrouvée avec de la nourriture coincée dans la gorge, c'est parce que tu l'as volée! La tradition nous le dit: la nourriture dont on s'empiffre en cachette, elle vous étouffe! Va t'expliquer avec ta belle-famille! Ensuite, nos deux familles vont en discuter, pour régler cette vilaine affaire! » La mère de la jeune femme, elle a imploré le pardon du jeune homme: elle l'a imploré pour qu'il renonce à elle, elle s'est prosternée devant lui, et lui a dit: « Il ne faut plus avoir ces sentiments pour elle! Elle est mariée, maintenant! Elle est l’épouse d’un autre! Qu'elle meure, ou qu'elle vive, elle appartient maintenant à leur famille! Tu l'as fait revivre; grand merci! Mais il ne faut plus avoir ces sentiments pour elle! » Voilà ce que la mère de la jeune femme a dit à son amoureux.

Alors la jeune femme s'en est retournée à la maison de sa belle-famille, et elle a dit: « Mère! Ouvrez-moi! C'est moi! » Sa belle-mère a répondu: « Tu es morte, ne reviens plus! Non, non! » Le jeune homme, l'ami de la jeune fille, il l'accompagnait; lui aussi était résolu à ce que les choses soient dites clairement, selon le conseil donné par la mère de la jeune femme. Il a dit: « Mère! Je vais dire toute la vérité sur cette affaire! » (Note: le jeune homme s'adresse à la mère de la jeune fille comme /ə˧mɑ˧/, terme d'adresse courant pour les femmes de l'âge de sa propre mère.) « Ce qu'il en est en réalité, je vais vous le dire! » Alors, la belle-mère a demandé: « Alors, qu'en est-il en réalité? — Eh bien, en réalité, moi, j'observais votre fille, tout au long de la journée! J'aime votre fille! J'observais votre fille! Comme tous les autres étaient partis aux champs, moi, je suis allé voir votre fille! » a-t-il raconté; « comme j'étais allé là-bas, j'ai vu votre fille, Erchei Ddeema, qui se faisait cuire des œufs et les mangeait! Je l'ai appelée; elle a été effrayée d'être ainsi surprise en train de dérober de la nourriture, et les œufs lui sont restés dans la gorge! (Petite incohérence dans le récit: plus haut, il est dit que c'est une des femmes de la maison qui, revenant avant les autres, a provoqué la frayeur de la jeune mariée.) Quand ils sont rentrés, elle ne pouvait pas parler, elle était comme morte. Alors on l'a jugée morte! Et moi je me suis enfui! » a-t-il dit. Alors, la belle-mère a dit: « Pas possible! Et après t'être enfui, qu'est-ce que tu as fait? » Il a répondu: « Tout a été préparé pour l'enterrement, tout le village a été invité; on a fait venir les moines; on a mis votre fille en terre. Alors, en pleine nuit, j'y suis retourné. Pendant qu'ils dormaient tous, voici ce que j'ai fait: je suis allé la déterrer et je lui ai ôté ses bracelets! » (Note: dans cette version de l'histoire, c'est l'ami qui vient retirer les bracelets; ce qui est un peu surprenant comme geste, de la part d'un amoureux, et suggère qu'il a peut-être usurpé le rôle d'un voleur d'une version plus ancienne de l’histoire, dans laquelle c’est une bande de pilleurs de tombes qui ramènent à la conscience la jeune femme enterrée vive. Voir par exemple la version collectée chez les Lazé (https://doi.org/10.24397/pangloss-0004337), dans laquelle des voleurs viennent dépouiller le corps de ses riches bijoux, et leur manipulation du corps fait que la jeune femme régurgite le morceau d'œuf qui l'étouffait. L'explication que fournit la conteuse est que ce geste un peu brutal aurait eu pour but à demi conscient de susciter un soubresaut de la jeune fille suffisamment vigoureux pour qu'elle recrache les œufs coincés dans sa gorge: à ce moment du récit, l'amoureux n'est pas encore sûr de savoir si elle est morte ou pas; il veut peut-être garder ses bijoux en souvenir d'elle, peut-être essayer de la faire revivre.)

« Mais les bracelets, il était bien difficile de les lui enlever! Alors je l'ai empoignée par les tibias, et j'ai tiré de toutes mes forces pour les lui arracher! Alors le corps a eu un hoquet; ça m'a fait peur! Ensuite, en y réfléchissant, je me suis souvenu que je l'avais vue se coincer la gorge en avalant précipitamment des œufs. Je me suis dit: « Elle a pas dû mourir, en fait! », je me suis remis à lui enlever ses bijoux; et à nouveau, elle a grogné! Après trois fois, elle a recraché un œuf! Comme elle avait recraché l'œuf, elle m'a remercié de l'avoir sauvée! Le matin approchait. Je lui ai apporté des vêtements! » a dit le jeune homme.

Nous autres, les Na, on n'a pas de vêtement quand on nous met dans la tombe. On met le corps dans le linceuil et on vous referme ça! Du coup le jeune homme a dû lui apporter des vêtements. « Je l'ai habillée, je l'ai prise avec moi, et on s'est enfui auprès de sa famille d'origine! Sa mère a demandé: “Qui êtes-vous? — Je suis Erchei Ddeema! — Taisez-vous donc! Mon Erchei Ddeema, elle est morte! Hélas! Elle est morte depuis quelques jours déjà! Vous, quelle Erchei Ddeema êtes-vous donc? Taisez-vous donc! Que venez-vous m'effrayer!” »

Ah, euh, l'homme, en fait, on va l'appeler Nobbu! (Ici, la conteuse change les noms en cours de récit, s'avisant du fait que Daeshi /ʈæ˧ʂɯ˧/ est le nom d'un de ses fils, qu'il ne s'agit pas de mêler à une histoire de mauvaises mœurs: larcins de nourriture et amours extra-conjugales. La contrariété d’avoir fait un choix de noms malencontreux trouble un instant la conteuse, qui a quelque peine à reprendre le fil du récit. Le dialogue entre l’amoureux et la belle-mère de sa bonne amie devient un dialogue entre celui-ci et la mère de l’amie.)

À ce moment-là, le jeune homme est intervenu: « Mère! Je suis Nobbu! — Le Nobbu de quel endroit? » a demandé la mère.

(Explication: il y a peu de prénoms chez les Na; il faut donc désambiguïser; pour cela, on pouvait employer un nom de village: /njɤ˧ | ɬi˧di˩-ɖɯ˩mɑ˩!/ « Je suis la Ddeema /ɖɯ˩mɑ˩/ de Yongning! » /njɤ˧ | lɑ˧ŋwɤ˧-no˩bv̩˩!/ « Je suis le Nobbu de Langua /lɑ˧ŋwɤ˧!/ »)

« Autrefois, quand vous ne l'aviez pas encore donnée en mariage à ces gens-là, nous deux, on s'aimait vraiment bien! Je suis le Nobbu à qui vous n'avez pas voulu donner votre fille! — Aaaah! Nobbu… Nobbu Ci'er, c'est bel et bien toi! » a dit la mère. « Oui, mère, vrai de vrai, c'est bien moi! » Alors la mère a dit à sa fille: « Ca ne va pas! Toi, en mourant, tu es arrivée chez les démons! Interdiction de revenir à la vie! », et elle ne l'a pas autorisée à revenir!

C'est que nous autres, on considère que quelqu'un qui revient à la vie moins de sept jours après son décès devient un démon. Quand sept jours ont passé après le décès, et qu'un défunt se relève de la tombe, on peut les laisser revenir parmi les vivants. Mais avant que sept jours n'aient passé, il ne faut pas les laisser revenir! Alors, comme sept jours n'avaient pas encore passé depuis le décès de la jeune femme, la mère ne l'a pas laissée entrer, à ce qu'on raconte! Mais elle a redemandé point par point au jeune homme ce qu'il en était. Alors, comme ce jeune homme lui expliquait la bonne nouvelle, que sa fille n'était pas morte, la mère a fini par le croire!

Ensuite, la mère de la jeune fille s'est rendue auprès de la belle-famille, et elle a dit: « Mères, tantes! Nos deux familles, il leur arrive une histoire qui va susciter les quolibets aussi longtemps que ma fille vivra! Ca va devenir proverbial, cette histoire! Aïe, aïe, aïe! Veuillez nous pardonner! » La mère du marié a demandé: « De quoi s'agit-il donc, qui puisse ainsi devenir proverbial? — Pardon, pardon! Ma fille Erchei Ddeema… vraiment toutes mes excuses! Un jour, vous étiez tous sortis, et alors… pardon! elle souffre un peu du défaut de gourmandise! » leur a-t-elle dit. « À la maison, il lui arrivait d'être prise par la gourmandise; pendant qu'elle faisait la cuisine, elle mangeait un peu par-ci par-là! », leur a-t-elle dit. Voilà ce qu'on raconte! Alors, les gens de la belle-famille ont répondu: « Aaaah bon! Ce jour-là, qu'est-ce qu'elle a donc mangé? Nous autres, on était tous partis travailler! Notre déjeuner à nous, il était pas encore prêt! » Alors la mère a poursuivi: « Pardon, pardon! Avant son mariage, avec Nobbu Ci'er, eux deux, ils s'aimaient bien… » C'est qu'autrefois, les parents, ils donnaient leurs filles à qui ils voulaient! Même si telle personne te plaisait, ils ne te laissaient pas l'épouser! Alors, la mère a poursuivi: « Avec Nobbu Ci'er, eux deux, ils s'aimaient beaucoup. Mais on vous préférait vous: vous nous appréciez, nous vous apprécions, nous vous avons donné notre fille! Mais… vraiment toutes mes excuses! Après que ma fille se soit mariée, il semblerait que Norbu soit sans cesse allé chez vous, voir la jeune fille! Ce jour-là, il l'aurait appelée, juste au moment où elle était en train de manger des œufs! et alors, elle s'est coincé un œuf dans la gorge! [La version diffère ici du début du récit: ce n'est plus une des femmes de la maisonnée qui appelle la jeune fille, mais son amoureux.] Ensuite, trois jours ayant passé, le soir, alors que vous dormiez tous, lui, en pleine nuit, il est venu là où on l'avait enterrée, et… hou là là!! il lui a arraché ses bracelets, en tirant fort, et en pesant de tout son poids sur son corps, de sorte qu'elle a recraché l'œuf! » [La mère prend à témoin le jeune homme:] « À ce moment-là, en pleine nuit, toi, tu lui as amené une paire de vêtements; tu lui as enfilé des vêtements; et vous vous êtes enfuis! Pardon! ils ne sont pas venus tout de suite vous faire part de tout ce qui s'était passé! Mais pour moi l'affaire est claire: ma fille, c'est à vous que je l'ai donnée! Même si elle doit mourir, elle est devenue membre de votre famille [à vous, maintenant]! Si elle vit, elle est devenue membre de votre famille à vous, maintenant! Elle est liée à vous pour la vie! Mais maintenant, les gens vont dire: “Houlà! Erchei Ddeema, après s'être mariée avec lui, elle est devenue un démon! Sa tombe est vide!” Voilà les bruits qui se répandent! Je suis vraiment au comble de la désolation… Mais nous voici devenus membres d'une même famille; nous qui n'avions pas de lien de parenté, nous voilà désormais unis comme une même famille [et il nous faut faire face ensemble à cette situation]! Ma fille, par pitié, ne dites plus qu'elle est morte! Entendons-nous pour dire qu'elle est morte puis ressuscitée; ne racontons pas l'affaire des œufs qu'elle a mangés! Expliquons donc ça ainsi! Je vous en prie: convenons qu'elle ne doit pas revenir à la maison avant que sept jours n'aient passé! Moi, je ne l'ai pas autorisée à revenir chez moi. Pardon! Si je vous demande de ne pas le dire aux gens du village, ce n'est pas faute d'admettre son larcin et d'en savoir la gravité! »

Alors, la belle-mère a dit: « Hélas, hélas! Sa mort, on en a fait part aux gens; les gens en ont parlé. Maintenant que nous deux (=les deux mères de famille) on se trouve dans cette situation, c'est notre destin maintenant! Alors comme ça, autrefois, Nobbu Ci'er l'aimait! Eh bien… On apprécie votre fille; vous autres, vous appréciez notre fils; on s'apprécie mutuellement, on est devenu une seule famille. Même si ce n'est pas bien, elle est devenue un membre de ma famille! Les hommes de ma famille ont pratiqué les rites dans votre maisonnée! (Explication: lorsqu'une jeune femme quittait sa maisonnée d'origine, les hommes de la famille qu'elle rejoignait devaient réaliser des rites, dans sa maisonnée d'origine.) Si elle meurt, elle fait partie de ma famille à moi, maintenant! Si elle vit, elle fait pareillement partie de ma famille! Qu'elle revienne donc (à la maison)! »

Alors, la jeune femme s'est trouvée à nouveau acceptée dans la maisonnée. Quand ils l'ont fait revenir, la jeune femme, qu'elle avait honte, qu'elle avait honte! Le septième jour [=le jour où elle pouvait se présenter à nouveau aux gens, se prétendant ressuscitée], au lever, elle s'est trouvée un peu perdue. Sans trop savoir pourquoi, elle a attrapé froid. Elle est restée assise, toute mélancolique; elle avait honte! « C'est reparti: cette fois-ci, je vais mourir pour de bon! Ca ne peut plus aller comme ça! Toute ma vie, je vais être l'objet des racontars! » Alors, les gens de la famille lui ont dit: « Les racontars, ça n'est pas grave! Si les gens racontent des histoires, laissons-les donc causer! Les racontars, ça n'est pas si grave! Ne va pas mourir pour ça! » Sa belle-mère lui a dit: « Nous autres, on est entré dans une relation de fils adoptif, fille adoptive! On est de la même maisonnée maintenant! Ne meurs pas. Tu as survécu; c'est que tu es sûrement promise à une longue vie! Tu es devenue un membre de ma famille! Ne pense pas à mourir! Il ne faut pas avoir honte! »

Autrefois, les histoires, eh bien, tout devenait matière à histoire! C'est comme ça qu'il naissait de nouvelles histoires! Or donc la mère l'a rassurée. Elle est allée la chercher. (Note: jusqu'à ce que le septième jour soit passé, la jeune femme avait dû rester dehors cachée dans une cabane ou une grotte: elle ne pouvait ni retourner dans la maison de sa belle-mère ou de sa mère, ni se montrer aux autres gens.) Lorsqu'elle a paru en présence de son mari, elle a à nouveau été en proie à une grande honte! Elle avait passé ces journées enfermée à pleurer, et à dormir! Alors le mari lui a dit: « N'aie crainte! C'est comme dans les contes: la gourmandise des jeunes filles, il y a plein d'histoires à ce sujet, ça n'a rien de nouveau ni d'exceptionnel! Des gourmands qui mangent en cachette, ça existe! Il ne faut pas te faire de souci, pour ça! Ne recommence plus, et la page sera tournée! »

Nous autres, les Na, à la maison, on dit: « il ne faut pas manger n'importe comment! » et cette interdiction de manger n'importe quoi n'importe comment, c'est en référence à l'histoire de cette jeune femme-là! « Il ne faut pas manger en cachette! Quand on est tout seul, il ne faut pas manger! » Voilà ce qu'elles enseignaient, les femmes de la maison. Et elles racontaient l'histoire de cette jeune fille trop gourmande. Voilà ce qu'on disait: « Il faut apprendre à ne pas prononcer de paroles inconsidérées! », parce que sinon on fâche les gens. « Il faut apprendre à ne pas être gourmand! », sinon ça devient du chapardage. Les gens, si on leur adresse des paroles déplacées, ils se mettent à vous détester. Et pour ce qui est de la nourriture, si on est gourmand à l'excès, et qu'on passe les bornes, ça devient du vol. Oui, ce que veut dire le proverbe, c'est qu'il faut apprendre la maîtrise de soi.

Alors, pour en revenir à notre histoire: ils l'ont donc fait revenir à la maison, en lui disant « Tu n'as pas à avoir honte! » Même à l'égard de l'ancien soupirant de la jeune femme, la belle-famille a été très courtoise, aussi longtemps qu'il a vécu: ils le remerciaient en toute occasion d'avoir fait revenir à elle la jeune fille enterrée vive.

Autrefois, on désignait les couple d'amoureux comme « jeune fille et jeune homme », nous les Na, n'est-ce pas. Je te plais, tu me plais: on disait « jeune fille et jeune homme », pour désigner les amoureux. Les amoureux, ils faisaient bien ce qu'ils voulaient. Eh bien, son ancien amoureux, il a dit à la jeune fille: « N'aie crainte, n'aie crainte! Voilà où on en est. Moi, je ne vais plus ressasser mon mécontentement! Tu es en vie, c'est l'essentiel! » Voilà ce qu'il lui a dit; et il a ainsi tourné la page. Et ces deux familles se sont trouvées réconciliées. Cette jeune femme, eh bien, vrai de vrai, elle a continué à vivre. Par la suite, elle a eu des fils, elle a eu des filles; elle a pris soin de sa maisonnée. Et tout cela est devenu proverbial!

Quand on dit « il ne faut pas manger n'importe quoi! Il ne faut pas manger en cachette! », c'est en référence à cette histoire-là! On plaisantait en disant: « si tu te manges des œufs en cachette, ça va te faire vomir! »Voilà ce qu'on disait autrefois!</TRANSL>

<TRANSL xml:lang="en">We, Na people, are taught not to be too greedy. Where does all this come from? Well, from the story I'm going to tell you.

Once, in a certain family, this is what happened. A young woman was given in marriage. Once the wedding ceremonies were over, everyone went back to work in the fields as usual. The young bride was left alone at home, in charge of preparing the meals.

When everyone had left, she went to get some eggs from the henhouse and cooked them for herself. But one of the women in the house (=one of the ‘mothers’: one of the women of her mother-in-law’s generation) came back just as she was about to eat the eggs. The young woman’s name was Erchei Ddeema; the mother called out to her: “Erchei Ddeema! Erchei Ddeema!” But it is said that the young girl didn't answer. So the mother asked herself: “Why did Erchei Ddeema leave today? Ouch! It's about to be time to eat, and now she's gone!” So she went to look in the house.

Here’s what happened: the young woman had eaten the eggs at full speed, and one egg had got stuck in her throat! The mother saw bits of eggshell at the back of her throat and realized that she had choked on the eggs. She said to her: “Oh no! Erchei Ddeema, you mustn’t do that! What’s got into you? You have to learn to control your greed! You can't be greedy like that! If you want to eat, we’ll let you eat anything you want at home! So why eat eggs like that, on the sly?” But the young woman didn't say anything. The family thought she had suffocated to death.

So they called the villagers, got everyone to come, and set about burying the young bride! But someone had been watching her while she was secretly boiling eggs, so they say.

This family was rich; that's why they had taken a bride from another family. When she joined the family at the wedding, she was given jade bracelets and gold rings. That’s how they buried her! The mother-in-law cried incessantly: “Alas! You'd only just arrived at my house, why did you act like that? What have we done to you that you feel compelled to hide away?” She cried and cried and cried… and then the time came to bury the body.

In the old days, among the Na, we used to bury the body for a while, didn't we! Then we’d dig it out and cremate it. The person who saw her choking on eggs on the sly laughed inwardly, according to the story! He thought: “Eeeh! She just choked on an egg! It’s all just like the sort of stuff in the old folk stories: she's not really dead!” Once the people in the family were all asleep, the person who had seen her went to the place where she'd been buried. In the old days, we Na didn't bury people like the Chinese! We covered the bottom of the hole we’d dug with a big saucepan [a large, flared wok]. When we'd covered the bottom of the hole with a large saucepan, we'd also cover it with a basket, the sort of basket one carries on one’s back. We’d choose an old, damaged basket. This is what we say in the Na language: “the corpse is to be placed in a damaged basket!” In the old days, that's what we used to say! You take this basket and put it over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saucepan goes in there too, on the ground below the body.

The man who saw the woman eating eggs on the sly pulled her knees up to her chest, and pulled off her bracelets. [Note: There is no obvious reason why the young man, who is not a thief but a passionate lover, would want to pull off the bracelet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 slight confusion here with an episode found in other versions, such as that collected among the Laze (see https://doi.org/10.24397/pangloss-0004337), when robbers come to plunder the body of its rich jewelry, and their hasty and determined manipulation of the body results in the young woman regurgitating the piece of egg that was choking her. In a comment about the present version, the narrator finds an \*ad hoc\* justification for this gesture, explaining that he wanted to keep the bracelets as a token, a memory of his beloved.] He braced himself against her knees, and as he pulled off her bracelets, there was a guttural sound: ‘GGgggurgllle!’ This frightened him; he backed off, but then he was back at it again: he pulled on her bracelets again to take them off. Then the young woman hiccupped again: ‘GGgggurgllle!’ and spat out the egg! He was about to flee in terror, but the young woman said: “Don't run away! I was choking; when you ripped off my bracelets, you pressed me here, like this, and that made me spit out the egg!”

These two, the young man and the young woman… What’s all this about? Well, they used to love each other. This young woman would have liked to join this young man’s household, to marry him! But the people in her family didn’t want that, so they married her off to another family! The young man knew which family she had joined; he came to watch her on the sly; he watched what she was doing, he spied all the time; and that's how he had seen her cooking eggs on the sly.

After she spat out the egg stuck in her throat and came to, they fled to her mother's house.

When the family saw her return accompanied by the young man, they said to her: “It's not right! You've got to tell your in-laws honestly what you’ve done, you’ve got to tell them! You two can't go on like this! If you can’t bring yourselves to separate, disappear and don't come back!” That's what the family said. As for the mother, she said: “What a disaster! You've become a ghost!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is for people to know! If you’ve got food stuck in your throat, it's because you stole it! Tradition tells us that if you stuff yourself with food on the sly, it’ll choke you! Go and explain it to your in-laws! Afterwards, our two families will discuss the matter and settle this ugly affair!”

The young woman's mother begged the young man’s forgiveness. She begged him to give her up. She prostrated herself before him, and told him: “You mustn’t have those feelings for her any more! She’s married now! She is someone else’s wife! Whether she dies or lives, she now belongs to their family! You've brought her back to lif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but you mustn’t feel that way about her any more!” This is what the young woman's mother said to the lover.

Then the young woman said to her mother: “Mother! Open up! It's me!” Her mother replied: “You're dead, don't come back! No, no!” The young man, the girl's friend, was accompanying her; he was determined that things should be said clearly,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given by the young woman's mother. He said: “Mother! I am going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about this affair!” (Note: the young man addresses the girl's mother as /ə˧mɑ˧/, a common term of address for women of his own mother's age.) “I'll tell you what it is really all about!” Then the mother asked, “So what's the reality of it? — Well, in fact, I have been watching your daughter all day long! I love her! As everyone else had gone to the fields, I went to watch her”, he recounted. “As I was there watching, I saw your daughter, Erchei Ddeema, cooking eggs and eating them! I called out to her; she was frightened to be caught stealing food, and the eggs stuck in her throat!” [There is a slight inconsistency in the story: previously, it was sai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women of the house who, returning before the others, scared the young bride.] “When they got back, she couldn’t speak, she was as good as dead. So they pronounced her dead! And I ran away”, he said. Then the mother-in-law said: “No way! And after you ran away, what did you do?” He replied: “Everything had been prepared for the funeral, the whole village had been invited, the monks had been summoned and your daughter had been laid to rest. Th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went back to her grave. While they were all asleep, this is what I did: I went and dug her up and took off her bracelets! [Note: in this version of the story, it is the friend who comes to take off the bracelets, which is a rather surprising gesture on the part of a lover, and suggests that he may have usurped the role of a \*thief\* from an earlier version, in which the grave is plundered by thieves. The storyteller's explanation is that this somewhat brutal gesture was intended, albeit half-consciously, to make the young girl jerk enough to spit out the eggs stuck in her throat: at this point in the story, the lover is not yet sure whether she is dead or not; perhaps he wants to keep her jewels as a memento of her, perhaps to try and bring her back to life.] “But the bracelets were very difficult to take off! So I grabbed her by the shins and pulled with all my might to get them off! Then the body hiccupped; it scared me! Then, as I thought about it, I remembered that I'd seen her get her throat stuck as she hurriedly swallowed some eggs. I said to myself: ‘I don't think she died after all!’, I went back to removing her jewellery; and again, she grunted! After three times, she spat out an egg! As she spat the egg out, she came to and thanked me for saving her! It was almost morning. I brought her some clothes”, said the young man.

We Na don't have any clothes on when we're put in the grave! We put the body in the shroud and close it up! So the young man had to bring her some clothes.

“I dressed her, took her with me, and we fled to you!” The daughter went on: “Mum! Open the door!” Her mother asked: ‘Who are you? — I'm Erchei Ddeema! — Shut up! My Erchei Ddeema, she's dead! Alas, she's been dead for a few days already! What Erchei Ddeema are you? Say no more! Why do you frighten me?’”

Oh, erm, the man, in fact, we shall call him Nobbu! [Here, the storyteller changes the names as she tells the story, realizing that Daeshi (/ʈæ˧ʂɯ˧/) is the name of one of her sons, who is not to be mixed up, through homonymy, in a story of bad morals: food theft and extramarital affairs.]

At this point, the young man went on: “Mother! I am Nobbu! — Nobbu… from where?” asked the mother. (Explanation: there are few given names among the Na, so there is a need to disambiguate; it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a village name: /njɤ˧ | ɬi˧di˩-ɖɯ˩mɑ˩! / ‘I am the ɖɯ˩mɑ˩ of Yongning!’ /njɤ˧ | lɑ˧ŋwɤ˧-no˩bv̩˩!/ ‘I am the Nobbu of the mountain lɑ˧ŋwɤ˧!’) “In the old days, when you hadn't yet given her away in marriage to those people, the two of us really liked each other! I'm the Nobbu you didn't want to give your daughter to! — Aaaah! Nobbu… Nobbu Ci'er, it's really you!” said the mother. “Yes, mother, it really is, it's me!” Then the mother said to her daughter: “That is so messed up! When you died, you went to the demons! You're forbidden to come back to life!” And she didn't allow her daughter to come back!

We consider that anyone who comes back to life less than seven days after death becomes a demon. When seven days have passed after death, and a deceased person rises from the grave, they can be allowed to return among the living. But before seven days have passed, they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turn! So, as seven days had not yet passed since the death of the young woman, the mother did not let her enter, so they say! But she asked the young man point by point what had been going on. Then, as the young man explained the good news, that her daughter was not dead, the mother finally believed him!

Then the girl's mother went to her in-laws and said: “Mothers, aunts! Our two families have a story that will be the subject of ridicule for as long as my daughter lives! It's going to become proverbial! Ouch, ouch, ouch! Please forgive us!” The groom's mother asked: “What is it that could become so proverbial? — Sorry, sorry! My daughter Erchei Ddeema… my sincere apologies! One day, you were all out, and then… sorry! she suffers from a bit of a sweet tooth”, she told them. “At home, she'd sometimes get greedy; while she was cooking, she'd eat a bit here and there”, she told them. That's the story! The in-laws replied: “Aaaah well! What did she eat that day? The rest of us had all gone to work! Our lunch wasn't ready yet!” Then the mother continued: “Sorry, sorry! Before she married Nobbu Ci'er, the two of them were very fond of each other…” In the old days, parents gave their daughters to whoever they wanted! Even if you liked someone, they wouldn’t let you marry them! So the mother continued: “With Nobbu Ci'er, the two of them loved each other very much. But we preferred you: you like us, we like you, we gave you our daughter! But… my apologies! After my daughter got married, it seems that Nobbu kept going to your house to see the girl! That day, he called her just as she was eating eggs! And then she got an egg stuck in her throat! [The version here diffe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it's no longer one of the women of the household who calls the young girl, but her lover.] Then, three days having passed, in the evening, while you were all asleep, h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ame to the place where she had been buried, and… oh dear, he ripped off her bracelets, pulling hard, and putting all his weight on her body, so that she spat out the egg!” [The mother called the young man to witness:] “At that mo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brought her a pair of clothes; you put some clothes on her; and you ran away! Sorry, they didn't come straight away to tell you ever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Bu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 matter is clear: I gave my daughter to you! Even if she dies, she has become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If she lives on, she has become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now! She is linked to you for life! But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Wow! Erchei Ddeema, after marrying him, has become a demon! Her grave is empty!’ These are the rumours that are spreading! But here we are,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we who were not related are now united as one family [and we have to face this situation together]! For pity's sake, don't say that my daughter is dead! Let's agree that she died and then rose again; let's not talk about the eggs she ate! Let's explain it like this. Please. Before seven days have passed, let's agree that she must not come back home! I didn't allow her to come back to my house! I beg for your forgiveness! If I ask you not to tell the villagers, it's not for want of admitting her theft and knowing how serious it was!”

Then the mother-in-law said: “Alas, alas! People heard about her death; people talked about it. Now that the two of us (=the two mothers) are in this situation, it's our fate now!

So Nobbu Ci'er liked her in the past! Well… We like your daughter; you like our son; we like each other, we've become one family. Even if it's not right, she has become a member of my family! The men in my family have practised the rites in your household! (Explanation: when a young woman left her original household, the men of the family she was joining had to perform rites in her original household.) If she dies, she is part of my family now! If she lives, she is part of my family, too! So let her come back.”

So the young woman found herself accepted back into the household. When they made her return, the young woman was so ashamed! On the seventh day [=the day when she could present herself to the people again, claiming to be resurrected], when she got up, she found herself a little lost, without really knowing why. She caught a cold. She sat there all melancholy; she was so ashamed! “Here we go again: this time I'm going to die for good! I can't go on like this! I'm going to be the subject of gossip all my life!”

So the family told her: “Gossip doesn't matter! People will tell stories; let them talk! Gossip isn't so bad! Don't die for it!” Her mother-in-law said to her: “We've entered into a relationship of adopted son, adopted daughter! We are part of the same household now! Don't die. You have survived, so you're bound to live a long life! You've become a member of my family! Don't think about d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be so ashamed of!”

In the old days, anything could become the subject-matter of a story! That's how new stories were born. Thus her mother reassured her. (Note: until the seventh day had passed, the young woman had had to stay outside, hidden in a hut or a rock shelter: she could not go back to her mother-in-law's or her mother's house, nor show herself to other people.)

When she appeared in the presence of her husband, she was once again deeply ashamed! She had spent those days locked up crying and sleeping! Then her husband said to her: “Don't be afraid! It's just like in the stories of old: the gluttony of young girls,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about it, you know, it's nothing new or exceptional! It’s part of the facts of life!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don't do it again, and that'll be the end of it!”

At home, we the Na say: “You mustn't eat any old way!” and this ban on eating any old way is in reference to the story of this young woman! “You mustn't eat on the sly! When you're on your own, you mustn't eat!” That's what the women of the house taught! And they told the story of the young girl who was too greedy.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say: “You must learn not to speak rashly, because if you do, you'll upset people. You have to learn not to be greedy, otherwise it becomes pilfering”. If you say something inappropriate to people, they start to hate you! And when it comes to food, if you're greedy to excess and you cross the line, it becomes stealing! Yes, what the proverb means is that you have to learn self-control!

So, to get back to our story: they made her come home, telling her ‘You have got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Even towards the young woman's former suitor, the in-laws were very courteous, for as long as he lived. They always thanked him for bringing back to life the young girl who had been buried alive.

In the old days, couples in love were referred to as ‘young men and women’ among us, the Na. You like me, I like you: lovers did whatever they wanted! Well, her former lover said to the young girl: “Don't be afraid, don't be afraid! That's where we are. I'm not going to dwell on my discontent any longer! You are alive, that's the main thing!” That's what he said to her, and so he turned the page! And the two families were reconciled. This young woman, well, really, she went on living. She went on to have sons and daughters and looked after her household! And all this became proverbial!

When we say “you mustn't eat just anything! You mustn't eat on the sly!”, it's in reference to that story! We used to joke that “if you eat eggs on the sly, you'll throw up!”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say!</TRANSL>

2) Another version of the same story (in three langages), as a reference where useful:

<TRANSL xml:lang="fr">«Enterrée vive», version 3: traduction du texte entier.

Autrefois, les parents d’une jeune fille avaient convenu de la donner [en mariage]. La jeune fille, elle n'aimait guère la famille à laquelle on la destinait. Mais les parents des deux familles, eux, ils s'entendaient bien, et les parents de la jeune fille avaient décidé de la leur donner: qu'elle rejoindrait cette autre famille. Le mariage a été célébré. Après le mariage, la jeune femme a rejoint sa nouvelle famille. Les gens de cette famille sont retournés aux travaux des champs ; tandis qu’elle, on lui a épargné ces rudes tâches: on la traitait avec égards, elle pouvait rester à la maison. Cette jeune femme, qui s’appelait Ddeezzhi Lhaco /ɖɯ˩ɖʐɯ˧-ɬɑ˩tsʰo˩/, on lui avait confié la tâche de faire la cuisine. Comme on lui confiait la tâche de faire la cuisine, eux, il fallait qu'ils aient leur déjeuner! Alors, elle s'affairait à préparer le déjeuner.

Comme elle s'affairait à préparer le déjeuner, Nobbu Ci'er, le jeune homme qui l'aimait bien autrefois, il est venu l'observer en cachette! Auparavant, Nobbu Ci'er et Ddeezzhi Lhaco, ces deux-là, ils s'aimaient bien ; mais sa famille n'avait pas voulu qu'elle se marie avec lui! Elle, elle s’était dit: «Ce sont mon père et ma mère qui me donnent en mariage, selon leur volonté à eux… je n'ai pas le choix!» et elle s’était retrouvée mariée.

Seule à la maison, elle passait la journée en cuisine, et du coup. Comme elle était gourmande, et que tout le monde était parti aux champs… elle a trouvé un œuf tout frais dans le pondoir, elle l’a pris, et elle se l’est fait cuire en douce, à ce que dit l'histoire! Or Nobbu Ci'er, lui, il l'observait en cachette, tandis qu'elle se cuisait un l'œuf. Pendant qu’elle mangeait, sous le regard attentif de Nobbu Ci'er, une femme de la famille est revenue à l’improviste, et l’a soudain appelée: «Ddeezzhi Lhaco!» Alors la jeune fille a avalé l'œuf tout rond, et il s'est bloqué dans sa gorge!

Le jeune homme, Nobbu Ci'er, il était témoin de tout ça. Tandis que la femme revenue à l'improviste, elle n'a pas vu cet épisode. Alors, comme la femme n'avait pas vu la scène, qui lui aurait permis de comprendre que la jeune fille s'était simplement coincé un œuf dans la gorge, elle a pensé que la jeune fille était morte! Comme elle avait la gorge bloquée par l'œuf, elle gisait comme morte. Mais Nobbu Ci'er, lui, il s'est dit: «Elle s'est juste coincé la gorge avec un œuf! À l'instant, elle paraissait encore en pleine forme!» Alors, comme elle paraissait encore en pleine forme un moment auparavant, Nobbu Ci'er s’est détourné, et il a filé discrètement [pensant que la jeune femme allait revenir à elle].

Mais la jeune fille paraissait bel et bien morte ; et quand la famille est revenue du travail, ils ont dit: «Qu'est-ce qui se passe? Nous, après qu'on soit parti ce matin, elle, elle n'a rien préparé à manger, elle a filé! Qu'est-ce qu'elle est donc allée fabriquer?» Ils ont tous eu peur en la voyant inerte, allongée sur le sol! On l’a jugée morte, et on a fait venir les gens du village! «Hélas! Nous autres, cette nièce, la voilà morte! Ddeezzhi Lhaco, qu'est-ce qui lui est donc arrivé? Tout à l'heure, elle était assise là bien tranquille; quand on est parti travailler, elle n'était pas du tout souffrante! et voilà qu'elle est morte!» On a été quérir des moines, on a effectué les préparatifs! On a effectué les préparatifs pour les cérémonies funéraires.

Nous autres, les Na, ce qu'on appelle ‘le grenier’ (=la pièce qui sert de grenier, ddupae /dv̩˩pʰæ˧/), c'est là qu'on place le corps du défunt. Il y a une pièce qui s'appelle ‘le grenier’, n’est-ce pas! C'est là qu'on l'a enterrée. Nobbu Ci'er, lui, il s'est dit: «C'est pas vrai! Moi, j'ai bien vu! C'est en mangeant un œuf qu'elle s'est fait ça! Elle n'est pas morte!» Mais il a gardé cette pensée en son for intérieur, il n’en a rien dit à personne. Et comme il ne le disait à personne, les gens de cette famille, eux, ils étaient convaincus qu’elle était moret, et ils ont fait venir tout le village pour la cérémonie funéraire! et on l'a enterrée.

Le soir, Nobbu Ci'er, lui, il est revenu! En pleine nuit, les gens qui veillaient, ils ont fini par s’endormir. Vers dix, onze heures, les gens se sont endormis! (Note: les gens veillaient dans la pièce principale, pas dans la pièce exiguë où on avait enterré le corps.) Vers les onze heures, après que les gens qui veillaient se soient tous endormis, Nobbu Ci'er, il y est allé! Nous autres, les Na, on recouvre le corps avec un panier dorsal, et avec une grande poële, quand on l'enterre. (Note: c’est un enterrement provisoire, préalable à la crémation.) Alors, le jeune homme, Nobbu Ci'er, il a retiré le panier et la grande poële; après quoi, il lui a retiré ses bracelets! C’est que la famille de la jeune femme était riche, et la belle-famille aussi. Lors du mariage, on l'avait parée d'une abondance de bijoux: bracelets en or et en argent, anneaux en or, boucles d'oreille en or… Et après sa mort, sa mère se désolait à un tel point, disant «Ma fille, ah, qu'elle était merveilleuse! Ddeezzhi Lhaco, c'était quelqu'un de bien! Comment se fait-il qu'elle soit morte à l'heure qu'il est? C’est vraiment pas possible!», que la belle-famille la belle-famille avait redoublé de générosité, pour ne pas paraître avare dans ces circonstances dramatiques. Ils avaient paré le corps de la jeune femme de toutes sortes de bijoux somptueux, et les parents de la jeune femme avaient également mis bonne mesure de bracelets et d'anneaux. Nobbu Ci'er, lui, il a vu tout ce qu'ils lui mettaient comme bijoux; le soir, il y est allé, en se disant: «Je vais lui ôter tous ces bijoux; qui sait si ça ne va pas la faire revenir à la vie!»

C'était en pleine nuit, tout le monde dormait! Les Na, ils n'habillent pas le cadavre, comme font par exemple les Chinois! Quand quelqu'un est décédé, on ne lui met pas de vêtements! On l'enroule dans un tissu de coton, qui le tient bien serré. Voilà comment on asseyait le défunt dans sa tombe provisoire, dans l'attente de la crémation! Après qu'on ait assis Ddeezzhi Lhaco /ɖɯ˩ɖʐɯ˧-ɬɑ˩tsʰo˩/ dans sa tombe, comme je disais, le jeune homme a retiré le panier dorsal et la grande poële dont on avait recouvert le corps, et il lui a pris les genoux. Il a pesé là, sur sa poitrine, et il a tiré sur ses bracelets un bon coup. On dit que le corps a alors eu un hoquet: «Aarggh!» Alors l'homme a pris peur: «Houlà!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histoire?» Quand il a tiré une seconde fois, le corps a à nouveau émis un hoquet: «Aargh!» L'homme a dit: «Houlà! Ca me colle la frousse!» Mais il y est revenu une troisième fois, en se disant: «Mais non! Ce râle, c'était juste un peu de souffle qui lui restait!» Comme il la saisissait à nouveau comme ceci, comprimant sa poitrine, eh bien… ça lui a fait recracher l'œuf, plouf! La jeune femme a recouvré l’usage de ses sens, et elle a dit: «Je ne suis pas morte! Merci! En m’arrachant mes bracelets, vous m'avez ramenée à la vie! Je ne suis pas morte!» Alors, l'homme a répondu: «C’est moi, Nobbu Ci'er! Je t'avais vue quand cette mésaventure t'est arrivée!» Alors la jeune femme lui a dit: «Merci! Tu me ramènes à la vie!»

Alors Nobbu Ci'er est allé lui chercher une paire de vêtements. Il se disait: «Si je ne l’avais pas ramenée à la vie, il n’y aurait plus eu qu’à la remettre dans le trou, et la recouvrir avec panier et poële! Maintenant, je vais lui mettre ces vêtements, et partir avec elle!» Il a fait un paquet de ses vêtements mortuaires, et les a remis dans la tombe; il lui a enfilé des vêtements; et ils sont partis, l'homme portant la femme sur son dos! Il a couru, couru, couru; parvenus à un endroit où il se trouvaient bien dissimulés derrière des arbres, boum! ils se sont assis; et ils ont poussé un grand Ouf de soulagement! «Comment tu te sens?» a demandé l'homme. «J'ai honte; qu'est-ce que j'ai honte!» a répondu la jeune femme. Alors, il lui a répondu: «Tu n'as pas à avoir honte! C'est humain, n'est-ce pas! Les contes nous apprennent qu'il arrive toutes sortes de choses, y compris les plus invraisemblables! Nous sommes bons amis; je t'aime bien, tu m'aimes bien! on voulait fonder une famille, mais ta famille n'a pas voulu! N'aie crainte!» Il s'est occupé d'elle. Ils ont construit une hutte, eux deux! et ils y ont passé trois nuits! Après trois nuits, il a amené la fille auprès de sa mère.

La mère de la jeune femme se désolait, elle disait: «Hélas! Je ne reverrai plus ma fille! Ma Ddeezzhi Lhaco, je ne la reverrai plus! Elle est morte! Quel médicament pourrait me guérir de ma grande tristesse?» Et elle pleurait! Comme elle pleurait ainsi, Nobbu Ci'er est allé à sa maison; il a frappé à la porte. Toc, toc, toc! «Qui est-ce?» a demandé la mère. «Mère! C’est Nobbu Ci'er!» a-t-il répondu. «Vous êtes le Nobbu Ci'er de quel endroit? Je ne vous connais pas!» a répondu la mère. (Explication: il existait peu de prénoms, dans le temps; on levait l'ambiguïté en disant «le Nobbu Ci'er de tel village», ou «le Nobbu Ci'er de telle famille».) «Je suis le Nobbu Ci'er qui était ami avec Ddeezzhi Lhaco, autrefois!» La mère a répondu: «Et alors, qu'est-ce que tu nous veux?» «Venez donc dehors un moment!» a-t-il dit. Alors la mère a dit: «Ne viens plus chez moi! Ma fille est morte! Autrefois, si on te l'avait donnée, tout aurait été pour le mieux! Mais maintenant, moi, ma fille est morte!» Alors, Nobbu Ci'er a dit: «Mais non, mère, elle n'est pas morte!» «Je t'interdis de dire qu'elle n'est pas morte! Ma fille est morte!» a répondu la mère. Alors le jeune homme a poursuivi: «Mais si, vrai de vrai, elle n'est pas morte!» La mère a répondu: «Comment ça, elle n'est pas morte? Ma fille est morte! Ca fait déjà trois jours aujourd'hui!» Alors, le jeune homme a dit: «Mère, venez donc dehors! Ce qui s'est réellement passé, je vais vous l'expliquer!» Alors, la mère est allée s'enquérir auprès de lui, lui disant: «Alors, par pitié! Nobbu Ci'er,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affaire? Comment est-ce que ça s'est passé?» «Eh bien… pardonnez-moi! Vous, votre fille, ce jour-là… les gens de sa nouvelle famille, ils étaient partis travailler!» lui a-t-il raconté. «Moi, j'avais l'habitude d'aller voir votre fille une fois par jour! J'allais la regarder!» a-t-il expliqué. «Et ce jour-là, j'étais allé l'observer, comme à l'accoutumée; elle, elle se disposait à faire la cuisine; elle a pris un œuf dans le pondoir, et elle se l’est fait cuire en douce! Moi, je l'ai appelée: “Ddeezzhi Lhaco!”; et alors, elle, dans sa surprise, elle a mangé l'œuf précipitamment, et il s'est coincé dans sa gorge! Voilà comment il se fait que je sois au courant de cet épisode! Ensuite, le soir, j'ai appris qu'on la disait morte. Quand on a fait des préparatifs, qu'on l'a enterrée, moi, en pleine nuit, voici ce que j'ai fait: j'ai retiré le panier et la grande poële dont on avait couvert la tombe provisoire; et je lui ai enlevé ses bracelets, dans la tombe! En lui ôtant ses bracelets, je lui ai fait recracher l'œuf, et Ddeezzhi Lhaco est revenue à la vie!» a raconté le jeune homme.

Mais la mère ne l’a pas cru. Elle lui a dit: «Ce n'est pas vrai, tu es venu me jouer un tour!» «Mais si, c'est la vérité! Votre fille se trouve là-bas!» lui a dit le jeune homme. Alors, la mère est allée voir. La mère et la fille se sont d'abord parlé à distance, la mère hésitant à approcher. «C'est toi, ma fille?» a demandé la mère; la fille a répondu: «Maman! Oui, c'est vraiment moi! Il dit vrai, c'est bien ainsi que ça s'est passé!» Alors, la mère a dit: «Ma fille! Tu es morte, il y a déjà trois jours de cela! Je ne veux pas te toucher! C'est seulement quand sept jours auront passé après ton décès que nous deux… que maman te prendra dans ses bras! Quand sept jours auront passé après ta mort, je pourrai te prendre dans mes bras!»

Le septième jour, la mère est allée s'expliquer auprès de la belle-famille. «Hélas, mesdames! Nous autres, nous formons une seule et même famille; autrefois, nous n'avions pas de relations familiales; par le mariage de ma fille, nous en avons établi! Je vais vous raconter toute cette affaire qui concerne Ddeezzhi Lhaco!» La belle-mère a répondu: «Comment donc… quelle est cette histoire dont vous voulez m'entretenir? Elle est morte, elle ne peut pas revivre!» Alors, la mère a dit: «Ma fille… Pardon! Moi, je ne suis pas venue vous en parler jusqu'à ce jour… Mais les gens pensent que ma fille est morte, et ils vont dire qu'elles est devenue une revenante! Pardon! Elle va devenir l'objet des racontars pendant toute sa vie! Les gens vont dire: “Ddeezzhi Lhaco, après sa mort, elle est devenue une revenante!” Il faut qu'on en discute ensemble! Je vous en prie! Quand vous serez bien au courant, tout pourra s’arranger!» Alors, la belle-mère a dit: «Comment donc… Vous plaisantez, non?» «C'est aussi ce que j'ai pensé: je me suis dit que c'était une plaisanterie! Mais non! C'est bien vrai! Ddeezzhi Lhaco… pardon! Elle doit avoir grande honte, au point qu'elle n'est pas loin d'en mourir pour de bon! C'est donc moi qui suis venu vous parler, entre mères de famille! Puisqu'elle est revenue à la vie, elle ne doit pas mourir!»

La belle-mère a dit: «En vérité, ce n'est peut-être pas si grave! Les histoires abracadabrantes comme celle-là, on en fait la matière d'un nouveau conte, et la vie continue! Des histoires qui racontent les agissements d'untel ou untel, ça n'est pas ça qui manque! Nous autres, on ne doit pas s'en faire! Alors, qu'elle revienne! J'en fais mon affaire: je vais expliquer ça à tout le monde!» Alors la mère est repartie auprès de sa fille.

Ce septième jour depuis l'accident, mère et fille se sont prises dans les bras, et ont fondu en sanglots! «Maman! Je vais mourir! Avant, je ne suis pas vraiment morte, mais maintenant, dans cette situation, j'ai honte! Tout ça pour avoir mangé un morceau de nourriture… J'ai été trop gourmande! Comme j'avais l'habitude de manger des œufs, en en mangeant un d'un seul coup, je me suis bloqué la gorge!» Alors, sa mère lui a dit: «Ce n'est pas grave! ce n'est pas grave! Tant qu'il y a de la vie, il y a de l'espoir! Tout ça, c’est des choses humaines, qui peuvent s’expliquer!» Ensuite, quand elle a revu sa belle-mère, la jeune fille a dit: «Vous… votre fils ne va plus vouloir de moi! J'ai terriblement honte!» Alors, le mari a dit: «Ne t’en fais pas! On sait ce que c'est, la vie n'est pas toujours simple! Ce qui t'est arrivé, ce n'est pas si grave! je t'aime bien, tu m'aimes bien; alors ne t'en fais pas pour cette affaire-là! Puisque tu es revenue à la vie, tu ne vas tout de même pas mourir à nouveau! Reviens donc!» Comme il disait ça, elle est revenue dans la famille. Le mari a poursuivi: «Nous deux… on est comme des enfants adoptifs, pour nos belles-familles; n'aie crainte! Si les gens parlent, laissons-les parler! Ca pourrait bien devenir un conte, tiens! Voilà quelle en sera la trame, de cette histoire: “Autrefois, Ddeezzhi Lhaco s’est mariée. Une fois dans sa belle-famille, elle s'est bloqué la gorge en mangeant un œuf, à ce qu'on dit! Et après, elle, elle est revenue à la vie! Tout ça est bien loin: elle est maintenant mère de famille!” Faisons-en donc un conte! N'aie crainte! Je t'aime bien!» a-t-il dit. Alors elle est revenue.

Après, une fois revenue, houlà! La jeune femme, elle avait honte! Tellement honte qu’elle restait couchée à la maison, à pleurer sans cesse! Comme elle pleurait encore et toujours, sa belle-mère lui a dit: «Arrête de t’en faire! Je me charge d'expliquer ça à tout le monde!»

Voilà ce qu'on disait: les petites gourmandises, il faut apprendre à ne pas s'y laisser aller! Voilà la morale de l'histoire! Les deux familles ont choisi de passer l’éponge. Ddeezzhi Lhaco, elle a eu un fils et une fille, une jolie famille! Autrefois, quand on voyait son fils qui passait, on disait: «Eeeh, regarde! c'est son fils, pour sûr! Le fils de cette fameuse femme qui s'était coincé la gorge avec un œuf, autrefois! Autrefois, Nobbu Ci'er et elle, ils étaient amoureux, mais on ne l'a pas donnée au gars qui lui plaisait! Et c'est justement lui qui l'a sauvée, qui l'a fait revenir à la vie!» Et l’histoire s’est transmise jusqu’à nous.</TRANSL>

<TRANSL xml:lang="zh">

《死而复生》（第三次讲述版本）（整篇整理翻译）

从前，有一家人，将姑娘嫁出去了。但女孩子不是很喜欢她被许给的那个人家。虽然她不喜欢，可是她父母还是硬把她给嫁出去了。于是就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她住到了他们家。

嫁到他们家之后，一天大家都出去干活去了，而新娘留在家里，管家、做饭。因为要为家人准备午饭，所以她忙着准备午饭。在她忙着准备午饭的时候，之前喜欢她的一个男人，名叫诺布次尔，来探望她了。以前，诺布次尔和这个女孩子（名字叫独知拉搓），他俩曾互相喜欢，但家人没把她许给诺布次尔。独知拉搓就想：“家人不允许我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我自己不能选，父母把我给嫁出去，那就去吧！”

结婚之后，她的婆家把她当做贵宾，不让她下地干活。因为她不出门，所以一整天都在厨房忙活。她一直都在厨房，但她，怎么说呢，也有一点馋。因为她有点馋，而且家人也都出去干活了……在鸡窝里，刚好有一个新下的蛋。于是她拿了蛋，把它煮熟了。蛋煮好了，家人也差不多要从田里回来了，她就开始快快地吃蛋。

刚巧，诺布次尔这时候正在偷偷看她。她正吃着蛋，突然听见一个阿妈（注：上辈女性）的叫声：“独知拉搓！”她赶紧把蛋一口吞了下去！结果，就噎住了在喉咙里！诺布次尔把整个过程都看下来了。而那个阿妈没看见，所以她以为这个姑娘死了。鸡蛋噎住了在喉咙里，姑娘躺在地上，像是死了一样。诺布次尔心想：“她刚刚还好好的，一定是鸡蛋噎在喉咙里了，让她不能动弹！”因为他认为她没什么事情，所以一转身躲起来了。

他跑了以后，大家从田里回来以后，都认为这个姑娘是死了。他们回来以后一开始没看见她，就说：“咦，怎么回事？我们早上出门以后，她什么吃的都没准备，她跑哪儿去了？她在干什么呢？”正找着，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他们很害怕，以为她死了！村里的人都被叫来了。“真可惜！我们这个闺女，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早上她还好好的。我们出去干活之前，她一点难受的样子都没有，可突然就死了！”全村的人都来了，也叫来了和尚，准备举行葬礼。

先把姑娘的尸体放在了“独帕”房间里（注：“独帕”房间是主房侧面的一个小间，用来存粮食，人去世后，暂时把尸体放在那个房间里）。按摩梭人的传统把她暂时放在房间的一个洞里面，盖住。诺布次尔听到这个消息，心想：“这不对吧！我都看见了！她只是被鸡蛋给噎住了！她应该没死！”但他没跟任何人说。他没说，而姑娘的婆家人家人则跟全村说：“她已经死了！”，叫了大家来！把她放在“独帕”的一个洞里面盖住，等待出殡火化。

到了晚上，因为没人了，诺布次尔就来了。半夜的时候，大家都在主房歇息，到了十点、十一点，大家都睡着了。十一点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之后，诺布次尔悄悄溜进来了。我们摩梭人，盖住放在洞里的尸体，是用一个破了的背篓，上面再盖一个大锅。于是诺布次尔把背篓拿起来放在一边，又拿起了大锅放在一边，然后准备把她胳膊上的手镯给撸下来。这家的人还是很有钱的，婆家娘家都是有钱的人家。她父母给了她金银首饰作陪嫁，有金镯子有银镯子、金戒指、金耳环等等。她死了以后，她妈妈哭着说：“我姑娘，是个多好的姑娘啊！怎么突然没了呢？我们不答应！”于是婆家就又陪葬了许多首饰。娘家也陪葬了许多首饰。诺布次尔白天看见了这些首饰。他晚上就去，想着：“我帮她把这些首饰拿下来，没准她会苏醒过来！”于是他就这么做了。因为这是夜里，大家都睡了。对了，要说明一下，摩梭人不给尸体装殓。只会用裹尸布给他裹起来，裹的姿势是蜷曲着的坐姿。诺布次尔先把覆盖姑娘的背篓和大锅都拿起来，抵着她的膝盖，使劲撸她胳膊上的手镯。他用力压着她的胸口，往下撸镯子。猛地一拉镯子，姑娘就发出“咕噜！”的一声。男人有一点害怕：“啊呀，这是怎么回事？”第二次拉的时候，姑娘又发出“咕噜！”的一声。男人就说：“啊呀，太可怕了！”他差点拔腿就跑。拉第三次之前，他心想：“不会吧！咕噜咕噜的声音，应该是她肺里面留下的一口气吧！”他又拉了一下，这时候鸡蛋就都被吐出来了。鸡蛋吐出来了，她开口说话了：“我没死！你拉这个手镯，救了我一命！”男人就回答说：“我是诺布次尔！我看见发生的一切了！”姑娘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因为她全裸着，所以诺布次尔给她找了一套衣服穿。边拿衣服，诺布次尔边想：“如果她死了，只好把她放回去！但现在，她苏醒过来了，我要照顾她，我要把她带走！”诺布次尔就把姑娘的裹尸布卷起来扔回“独帕”的洞里。给她穿上衣服。把姑娘背起来，跑了出去！他背着她一路跑着。到了小树林后面坐下来，歇了一口气。“你感觉怎么样？”“我真觉得太丢人了！”姑娘回答。他回答：“你不用觉得丢人！人就是人嘛！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都有！我们是相好的！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们本来是要在一起生活的，是你家人硬把我们拆散的！你不要害怕！”他在野地里盖起了一个窝棚，他们在里面一起过了三夜。过了这三夜，他把姑娘带到她妈妈那儿。

姑娘的妈妈正在家里哭着：“啊呀，我的好姑娘，你再回不来了，你死了！”妈妈哭着说，“我的悲伤都没药可医呀！”她正哭喊的时候，诺布次尔来敲她的门。“谁啊？”她妈妈说。他回答：“阿妈！是我，诺布次尔！”“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诺布次尔？我不认识你！”她妈回答。男人回答：“我是独知拉搓以前的朋友！”母亲回答：“那又怎样，你现在想干嘛？”“你先出来一下，好吗？”男人说。母亲说：“再别来我家了！我女孩死了！以前要是许给了你就好了！但我女孩现在已经死了！”于是诺布次尔就回答她说：“阿妈，她没死！”“我不许你说她没死！我女孩死了！”于是，男人就接着说：“是真的，真真确确！她没死！”妈妈回答：“怎么，我女孩没死？今天已经过了三夜了！”男人回答：“阿妈，出来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忧心地出了门，她说：“诺布次尔，我求求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对不起！你的女孩……那天，大家都去下地干活了！”他开始给她讲。“我呢，我照例去看你的女孩，一天一次！那天，我偷偷地从屋外朝屋里看，看见她正准备做饭，她拿了一只鸡蛋，把它煮熟了！煮熟了以后，我突然叫了她一声：‘独知拉搓！’鸡蛋就噎在嗓子眼，把她噎昏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到了晚上，我听大家说她死了。后来大家准备葬礼的时候，后半夜我就悄悄地溜去了！我把箩筐和大锅都拿起来了，又使劲拽她胳膊上的手镯。她是被鸡蛋噎住嗓子眼的。我使劲拽她的手镯，就把鸡蛋给震出来了。这样，独知拉搓就活过来了！”虽然人家跟她说她女孩还活着，可妈妈还是不敢相信！她跟他说：“这不是真的，你是来戏弄我的！”“但这是事实！你女孩就在那边！”男人说。妈妈就走过去看。她远远地看见女孩，说：“是我女孩吗？”女孩回答：“妈妈，真的是我！确实是像他讲的那样！”妈妈说：“我女儿，你死了刚三天，我……我不敢碰你！过了七天，妈妈才能抱你！”

到了第七天，妈妈就去女孩的婆家说这件事。“啊呀！阿妈！我们是亲家！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关于独知拉搓的事情，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婆婆说：“有什么说的呢？人死了，又不能复活！”于是，妈妈说：“我女孩……对不住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是专门来跟你们说这个事的。大家都认为我女孩死了，他们要看见她，肯定以为是见到鬼了！对不住！啊呀，她一辈子都会成为人家话柄的！人家会说：‘独知拉搓，她变成鬼回来了！’所以，我们自家人得好好商量一下！求求你，我们好说好商量一下！”于是，婆家的妈妈就说：“怎么回事，你开什么玩笑？”“没开玩笑！我也以为人家在戏弄我！但其实是真的！她没死！”母亲继续说：“啊呀，怎么办呢？我女孩……她觉得太丢人了，其实她现在真的要丢人死了！但她既然活过来了，咱们不要让她再去死了！”于是婆家妈妈就说：“其实，没那么严重吧！她的那个奇怪事情，能编成个故事了！这样的传说，多得是，不是嘛！我们自己家人，当然欢迎她回来！我负责跟大家解释！”婆家妈妈说。于是，妈妈就去找姑娘。那是第七天了，所以她们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妈妈！我要去死！之前我没死，但现在我觉得太丢人了！为了吃那一口……我太馋了！因为我爱吃鸡蛋，所以就噎住了！”于是她妈妈说：“没关系，没关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要觉得丢人！这到底是人做的事，跟鬼没关系，都可以好好解释清楚的！”女孩的妈妈就是这样劝她的。然后，她回去婆家。婆家妈妈说：“别担心！”女孩说：“你儿子肯定也不想要我了！我真丢人！”于是，她丈夫说：“别担心！人就是人嘛！生活不是总那么简单的！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用为这个事情想太多了！既然你已经复活了，那就回家吧！”因为他们这么说，姑娘就回他们家了。丈夫继续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别担心！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肯定能成个传说了！你的故事，人们会这么说：

‘从前，独知拉搓嫁了出去！正吃着鸡蛋，给噎昏过去了！之后，她又活过来了！她的孩子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就让传说变成传说吧！不用担心！我很爱你！”他这样说。于是，她回来了。姑娘回来了，但她还是觉得很羞耻，于是她在家整日以泪洗面。她的婆婆劝她：“别担心，别担心！别哭了！我负责跟大家解释！”有这样一句谚语：“小馋猫，偷吃三口，变成贼！”这个谚语，就可以变成这个故事的结尾！独知拉搓后来生了一双儿女！以前，每当人们看见她的儿子，都会指着说：”这是她儿子！这就是鸡蛋噎在喉咙里的女人的儿子！从前，她和诺布次尔相爱，但没有把她许给他！而刚好是诺布次尔把她救活了！”以前就是这么传说的！这个故事就流传至今！但事情发生以后，两家人都没把这事情闹大。夫妇俩最终成了一家人。娘家妈妈跟丈夫说了，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婆家妈妈也和姑娘说通了。全家安心围坐一起。后来，还有了孩子。这样，全家大团圆，变成心连心的一家人！</TRANSL>

<TRANSL xml:lang="en">Once, the parents of a young girl had agreed to give her away [in marriage]. The girl didn't much like the family she was destined for. But the parents of the two families got on well, and the girl's parents decided to give her to them: that she would join this other family. The marriage was celebrated. After the wedding, the young woman joined her new family. The people in this family went back to work in the fields, but she was spared these hard tasks: she was treated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and could stay at home. This young woman, called Ddeezzhi Lhaco /ɖɯ˩ɖʐɯ˧-ɬɑ˩tsʰo˩/, was given the task of cooking. As she was given the task of cooking, they had to have their lunch! So she set about preparing lunch.

While she was busy preparing lunch, Nobbu Ci'er, the young man who used to like her, came to watch her on the sly! Nobbu Ci'er and Ddeezzhi Lhaco used to like each other, but her family didn't want her to marry him. She said to herself: “It's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who are giving me in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ir wishes… I have no choice!”

Alone at home, she spent all day in the kitchen. Since she had a sweet tooth, and everyone else had gone to the fields… she found a fresh egg in the nest, took it and cooked it herself on the sly, so the story goes! But Nobbu Ci'er was watching her secretly, while she cooked herself an egg. While she was eating, under Nobbu Ci'er's watchful eye, a woman from the family came back unexpectedly, and suddenly called out to her: “Ddeezzhi Lhaco!” So the young girl swallowed the egg whole, and it stuck in her throat!

The young man, Nobbu Ci'er, witnessed all this. But the woman, who had returned unexpectedly, didn't see it happen. So, as the woman hadn't seen the scene, which would have allowed her to understand that the girl had simply stuck an egg in her throat, she thought the girl was dead! As her throat was blocked by the egg, she lay as if dead. But Nobbu Ci'er thought: “She's just got an egg stuck in her throat! Just a moment ago, she still looked perfectly well!” So, as she was still looking well a moment before, Nobbu Ci'er turned away and slipped away quietly [thinking that the young woman would come to].

But the girl appeared to be dead; and when the family returned from work, they said: “What's going on? After we left this morning, she didn't prepare anything to eat, she just took off! What on earth has she been up to?” They were all frightened when they saw her lying on the ground! She was pronounced dead and the villagers were called in! “Alas! This niece of ours is dead! Ddeezzhi Lhaco, what's happened to her? When we went to work, she wasn't suffering at all! And now she's dead!” They went to get some monks, they mad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funeral ceremonies.

We, the Na, what we call ‘the attic’ (=the room that serves as an attic, ddupae /dv̩˩pʰæ˧/), this is where we place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There's a room called “the attic”, isn't there! That's where they buried her. Nobbu Ci'er said to himself: “It can't be true! I saw it! It all comes from eating an egg! She's not dead!” But he kept this thought to himself and didn't tell anyone. And as he didn't tell anyone, the people in the family were convinced that she was dead, so they had the whole village come to the funeral and bury her.

In the evening, Nobbu Ci'er came b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keeping watch finally fell asleep. At around ten or eleven o'clock, people fell asleep! (Note: the people were watching in the main room, not in the small room where the body had been buried.) Around eleven o'clock, after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watching had all fallen asleep, Nobbu Ci'er went in! We Na cover the body with a back basket and a large pan when we bury it. (Note: this is a temporary burial, prior to cremation.) Then the young man, Nobbu Ci'er, removed the basket and the large pan; after which he took off her bracelets! The young woman's family was wealthy, and so was her in-laws. At the time of her marriage, she had been adorned with an abundance of jewels: gold and silver bracelets, gold rings, gold earrings… And after her death, her mother was so distraught, saying “My daughter, ah, what a shame! How wonderful she was! Ddeezzhi Lhaco, she was a good person! How can she be dead now?”, that the in-laws had redoubled their generosity, so as not to appear stingy in these dramatic circumstances. They had adorned the young woman's body with all sorts of sumptuous jewels, and her parents had also given her plenty of bracelets and rings. Nobbu Ci'er saw all the jewels they had put on her, and that evening he went there, thinking: “I'm going to take all this jewellery off her; who knows if it won't bring her back to life!”

It was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everyone was asleep! The Na don't dress the corpse like the Chinese do! When someone has died, we don't put clothes on them! We wrap him in a cotton cloth, which clings close to the body. This is how the deceased was seated in his temporary grave, while awaiting cremation! After Ddeezzhi Lhaco /ɖɯ˩ɖʐɯ˧-ɬɑ˩tsʰo˩/ had been seated in her grave, as I was saying, the young man removed the back basket and the large pan with which the body had been covered, and took hold of her knees. He weighed there, on her chest, and gave her bracelets a good tug. It is said that the body then hiccupped: ‘Hrrk!’ Then the man took fright: “What's all this about?” When he tugged a second time, the body hiccupped again: ‘Hrrk!’ The man said: “Wow! It gives me the willies!” But he tugged a third time, saying to himself: “No! That moan was just a bit of breath left in her!” As he grabbed her again like this, squeezing her chest, well… it made her spit out the egg, plop! The young woman regained the use of her senses, and said: “I'm not dead! I'm not dead! By ripping off my bracelets, you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I'm not dead!” Then the man replied: “It's me, Nobbu Ci'er! I saw you when this misfortune happened to you!” Then the young woman said to him: “Thank you!You've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So Nobbu Ci'er went to get her a pair of clothes. He said to himself: “If I hadn't brought her back to life, all I'd have had to do was put her back in the hole and cover her with a basket and a pan! Now I'm going to put these clothes on her and take off with her!” He made a bundle of her mortuary clothes, and put them back in the grave; he put some clothes on her; and off they went, the man carrying the woman on his back! He ran and ran and ran; when they reached a spot where they were well hidden behind some trees they sat down, boom! and they let out a great sigh of relief! “How do you feel?” asked the man. “I'm ashamed!” replied the young woman.Then he replied: “You've got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It's only human, isn't it! Fairy tales teach us that all sorts of things happen, including the most improbable! We're good friends; I like you, you like me! We wanted to start a family, but your family didn't want us to! Don't worry!” He took care of her. The two of them built a hut and spent three nights in it. After three nights, he brought the girl to her mother.

The young woman's mother was distraught, saying: “Alas! I'll never see my daughter again! My Ddeezzhi Lhaco, I'll never see her again! She is dead! What medicine can cure me of my great sadness?” And she wept! As she wept, Nobbu Ci'er went to her house and knocked on the door. Knock, knock, knock! “Who is it?” asked the mother. “Mother!It's Nobbu Ci'er!” he replied. “You're Nobbu Ci'er from where? I don't know you!” replied the mother. (Explanation: there were few first names in the old days; the ambiguity was removed by saying “the Nobbu Ci'er of such and such a village”, or “the Nobbu Ci'er of such and such a family”). “I am the Nobbu Ci'er who was friends with Ddeezzhi Lhaco, once upon a time!” The mother replied, “Well then,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Come outside for a moment!” he said. Then the mother said: “Don't come to my house any more! My daughter is dead! In the past, if we had given her to you, everything would have been fine! But now, my daughter is dead!” So Nobbu Ci'er said: “No, Mother, she's not dead!” “I forbid you to say she's not dead! My daughter is dead!” replied the mother. Then the young man continued: “Yes, she is alive, she's not dead!” The mother replied: “What do you mean she's not dead? My daughter is dead! It's already been three days today!” So the young man said: “Mother, come outside! I'll tell you what really happened!” Then the mother went to ask him, saying: “So, for pity's sake! Nobbu Ci'er, what's all this about? How did it happen?” “Well… forgive me!You, your daughter, that day… the people from her new family, they had gone to work!” he told her. “I used to go and see your daughter once a day! I'd go and watch her!” he explained. “And that day, I went to watch her, as usual; she was getting ready to cook; she took an egg from the nesting box, and cooked it herself on the sly! I called out to her: ‘Ddeezzhi Lhaco!’; and then, in her surprise, she ate the egg in a hurry, and it got stuck in her throat! You see, that's how I know about it all! Then, in the evening, I learned that she was said to be dead. After she was buried, I went there in the middle of night. I removed the basket and the large frying pan with which they had covered the temporary grave; and I removed her bracelets from the grave!When I took off her bracelets, I made her spit out the egg, and Ddeezzhi Lhaco came back to life!” the young man said.

But the mother didn't believe him. She told him: “It's not true, you've come to play a trick on me!” “But it is true! Your daughter is over there!” said the young man. So the mother went to see. At first, mother and daughter spoke at a distance, the mother hesitating to approach. “Is that you, my daughter?” asked the mother. The daughter replied: “Mummy!Yes, it's really me! He's telling the truth, that's how it happened!” Then the mother said: “My daughter!You died three days ago! I don't want to touch you! Only when seven days have passed after your death will the two of us… will Mummy take you in her arms! When seven days have passed after your death, I'll be able to hold you in my arms!”

On the seventh day, the mother went to explain to the in-laws. “Alas, ladies!We're all one family; we didn't have any family relations in the past, but now we have, thanks to my daughter's marriage! I'm going to tell you all about Ddeezzhi Lhaco!” The mother-in-law replied: “What on earth is this story you want to tell me? She's dead, she can't live again!” Then the mother said: “My daughter… Sorry! But people think my daughter is dead, and they'll say she's become a ghost! I'm so sorry! She'll be the subject of gossip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People will say: ‘Ddeezzhi Lhaco, after she died, she became a ghost!’ We need to discuss this together! I beg you, please! Once you're in the know, everything can be sorted out!” Then the mother-in-law said: “You're joking, aren't you?” “That's what I thought too: I thought it was a joke! But it wasn't! It's the truth! Ddeezzhi Lhaco… sorry! She must be so ashamed that she's close to dying for good! So it's me who's come to talk to you, as one mother to another! Since she's come back to life, she mustn't die!”

The mother-in-law said: “The truth is, maybe it's not so bad! Stories like this are the stuff of new tales, and life goes on! There's no shortage of stories about the doings of so-and-so! The rest of us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So let her come back! I'll make it my business to explain it to everyone!” So the mother went back to her daughter.

On this seventh day since the accident, mother and daughter hugged each other and burst into tears! “Mummy! Mummy! I'm going to die! I didn't really die before, but now, in this situation, I'm ashamed! All because I ate a bit of food… I was too greedy! As I liked to eat eggs… I ate one in one go, I blocked my throat!” Her mother said to her: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there's life, there's hope! These are all human things that can be explained!” Then, when she saw her mother-in-law again, the young girl said: “You… your son isn't going to want me any more! I'm terribly ashamed!” Then the husband said: “Don't worry! We know what it's like, life isn't always simple! What happened to you isn't so serious! I like you, you like me, so don't worry about it! Now that you've come back to life, you're not going to die again! Come back!” As he said this, she came back into the family. The husband continued: “The two of us… we're like adopted children, for our in-laws; have no fear! If people talk, let them talk! This could well become a tale! Here's the story line: ‘Once upon a time, Ddeezzhi Lhaco got married. When she got to her in-laws, she blocked her throat by eating an egg, so they say! And then she came back to life! All that's long gone: she's now a mother!’ Let's make a tale of it! Don't worry! I like you,” he said. So she came back.

After she came back, the young woman still felt ashamed. So ashamed that she stayed at home, crying all the time! As she cried and cried, her mother-in-law said to her: “Stop worrying! I'll explain it to everyone!”

That's what they said in the old days: you have to learn not to indulge in these little treats! That'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The two families decided to call it a day. Ddeezzhi Lhaco had a son and a daughter, a lovely family! In the old days, when you saw her son passing by, you'd say: ‘Eeeh, look! It's definitely her son! The son of that famous woman who once got her throat stuck with an egg! She and Nobbu Ci'er were in love once, but she wasn't given to the guy she liked! And it was he who saved her, who brought her back to life!’ And the story has reached us.

</TRANSL>